



一山一水总关情

□ 孙元礼

取道怀阳公路奔峨庄。公路挂在半山腰，车攀上山岭，又落入山谷，高高低低、上上下下，如在绿色波浪里起伏。从车窗里近观远望，全是绿。树隙里透着太河水库那片水。冬春水源补充不足，水位下降了三四米，仍然蓝莹莹的，泛着细细碎碎的亮光。路面狭窄，又因周日，车如蜗牛漫步。怀阳公路十几分钟的车程，跑了近半个小时。

跨过南阳大桥，驶入洪峨公路，进入峨庄大峡谷。

峨庄峡谷，山奇水秀。山，三佛山、潭溪山、悬羊山、凤凰山，山山都藏着传奇。水，山沟里每条山溪冠以莫名妙语，如羊鞭溪、洛阳河。山水环绕的古村落，散布在峨庄河两岸或深山老峪中，踏着石板路上先人的足迹，去寻觅日月的点点滴滴。

一山一石、一草一木、一村一寨、一水一湾，处处轻吟着岁月的回声。枝叶交叉的一片绿，绿树笼罩的红瓦，交织成了一幅画；绿树拥挤两岸的溪水，流动着一幅画；绿树密不透风地把山山岭岭围裹起来，千屏竞秀，蓝天白云下的一幅画。到处美不胜收，应接不暇，美得想把陆游《游山西村》高歌一曲，美得让你驻足，流连忘返。山水滋润了你，你又回归了山水。

行走在大山的旷野里，越走绿色越浓稠。按下车窗，特有的含着土腥味、青草味、各种花果清香味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一边是排列至云穷处的峰峰岭岭，一边是从山顶上倒挂下来的溪水，串成一个一个的镜面湖。车在山水画里上行，首站直达山顶五县交界处。

交界处是峨庄南端的至高点，一棵枫树谓鲁中奇观之“枫王”。不由得想起余秋雨先生在《蚩尤的后代》一文中说，他去雷江县的西江苗寨采访，苗族有一部传唱的史诗叫“枫树歌”，苗族人像崇拜神一样崇拜枫树，枫树是他们心中的图腾，因为他们自称是蚩尤的后代。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

记载：“枫木，蚩尤所弃其桎梏，是为枫木。”蚩尤被黄帝擒拿后戴上桎梏，被杀后，鲜血淋漓的桎梏在黄河旁边的山野生根，长成如血似火的枫树。这是枫树由来的传说。

树旁立一石碑，上书《峨庄五角枫志》，其中一段如下描述：“界山之上，五角枫殊立。阔径三尺，云柯雾吐，冠盖乎高轩，器宇风骨，神韵兮蔚然。”这棵枫树，树根深深扎入贫瘠的土地和岩石中，铁骨铮铮的树干托着硕大的枝冠经受风雨雷电的磨炼，顶天立地在约十几平方米的山顶上，延续着蚩尤的血性，让人肃然起敬。它像一个长者，守望着山下五县的乡民。茂密的枝叶，上可承接雨露，下可福荫百姓。之前，已有十几位徒步登山者倚树抒怀拍照。有两位老人，手持登山杖，坐车到紫峪村，然后弃车登山，体验登顶的乐趣。在这儿，脚踏五县，登高望远，目之所及，尽揽于怀中，心胸阔达如海，心情奔放豪迈。南望山重水复，沟壑纵横，深谷两边全被绿树覆盖，溪水藏藏掖掖，白晃晃地闪耀。偶见农民在旱烟地里引水浇灌。远处则是朦朦胧胧一片。云雾顺着山坡浮动，那山岭仿佛兜着绿裙翩翩起舞。辽阔无边的大地，在夏日的暖阳里蓬勃着奕奕生机，各种鸟鸣则为这片大地唱响了由出土到拔节到成熟的伴奏曲。北望则是景色如画的峨庄大峡谷，以峨庄河为中线，两边沟壑挨挨挤挤，高山重嶂，相连相依，巍峨峻拔，向北延伸到淄河东岸。峨庄河在浓浓的绿色笼罩中，时而跌跌撞撞，时而一展平湖，时而漫过水坝，化作响泉飞瀑，由高山低谷，由南向北，奔向太河水库。

绿水青山是峨庄大峡谷的浅表意象。大峡谷深含的历史文化丰厚而多彩，彰显农耕文明的深妙意蕴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兴致勃勃地探索秘境，吸纳取之不竭的时光回馈。去上端士村，你可尽情地沉浸到漫长的岁月里，分享古村落带给你的沧桑和震撼。

在村头瞭望，上端士村民居大都依云明山脚而建，有的根基筑在石壁上。除了新建的房舍外，稍有年岁的房子，全是石材垒砌，古朴、自然的原始风貌，幽远而沉静，依然绽放着坚韧的魅力。踏着石板，走进千年石街，石墙、长方形的门枕石、窗台也是规整的石块，房檐探着一排薄板石，屋梢亦如此。有的墙体全是大山里的青石，石面上雕刻着斜纹，花卉、走兽图案，虽日晒雨淋，仍清晰赏目，栩栩如生。有的大门门枕石，不知承受了几辈人的踩踏，石面都滑溜溜的，闪闪发光，彰显年代的久远。一幢幢石屋，站立在交叉纵横的石街旁边，是从明清走来的石堡，又像是威武雄壮的雕像。这些石屋都有一串串故事，只需静静地倾听，你就能深知祖辈人的爱恨情仇，黄土地上的拼搏史，大山流传下来的民情秘籍。一代一代的山民在此血脉传承、休养生息，把上端士村喂养到现在，呈现给你的一个古老与现代相生共存的村落。

向大山开采石头，用石头垒起石屋。千年永固的石屋，与岁月共徘徊，是先人避风避雨、繁衍生息、追求美好生活的老窝，容纳了先人春夏秋冬的酸甜苦辣。虽显苍老，却挺立着抗击雨雪雷电的风骨；表情虽有些淡漠，却深埋着不愿声张的浓情厚意。石头经过几代先人的屡次打磨，赋予了人的韧性和灵性，是先人生命的一部分。还有那些石碾、石磨、石碌碡、石门、石板路，历经300余年，成了人们寄托乡愁的弹窟。当人们抚摸着石墙、石碾、石磨，一帧帧展开五色交叉的时光。这些石头到了梦醒时刻，披散着发了酵的豪情，和人们一起在长河里徜徉。

上端士村是首批国家级传统古村落，你可以登齐长城，遥望古战场；你可以探访莒公潭、秋己宴、黄草坡、哑巴洞等历史古迹。遍访上端士村的那一刻，你从上古的年代里走出来，抖落身上的风尘，重塑千锤百炼的你。

峨庄人说，上端士的石屋，东东峪的水，亲眼目睹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
这两个村子在峨庄河的一东一西。东东峪的民居坐落在悬羊山、太平山和凤凰山下，一条小河把村子分成南北两块。小河里修筑了若干条滚水坝，形成了高低错落、上下相连的池塘。水面把日月，把白墙、红瓦，把桃树、杏树的花开花落，把游客兴致勃勃的身影，全都吸纳进来，任那锦鲤穿插、寻觅。到处是山溪，到处是哗啦啦的水声。懒老婆泉、尿泉、锅泉，号称百泉村，一泉一景一故事。夏季，雨水充沛，几十条溪水从短街窄巷射向村中小河，形成次第排列的瀑布群，其声响、其壮观，让人想起“悬羊击鼓”的古战场。溪水潺潺，流淌着你的童年；清清浅浅映照着你的爱情；弯弯曲曲折射着你的乡愁。它是你的梦，跟着小溪去远方。

河两岸，杨柳依依，几丛翠竹，绿影摇曳，数座小桥横跨水上，弥漫着江南水乡的幽韵。傍晚，弯月的清光漂浮在东东峪上空，黑黢黢的山峰剪影般矗立。村中，天上有月光，地上有灯光，交相辉映。住在叮咚民宿的客人，沿河边信步而行。小桥流水，光影朦胧，古朴的街巷，枕河民居，亦梦亦幻，有着秦淮碧波的风味。

这里不仅是温婉柔情的水乡，也有刀枪剑戟的碰撞。悬羊山，齐国公子小白用“悬羊击鼓”打败公子纠的故事，已经流传了1300多年，人们仍然津津乐道。还有太平山上，战国时期开采的矿坑，把东东峪回溯到2000多年前。历史就在水乡里书写。水凝聚着一股神秘的生命力，给了人们无穷的力量，把东东峪装扮得神韵独绝，像藏在深山里的小家碧玉。

峨庄，一村一景，一山一色，遍地是摄影家、画家抓取的素材，也是游客短途首选地。化用李白的两句诗，相看两不厌，还是峨庄谷。

凉粉香 爱悠长

□ 李凤桂

周末或闲暇时，我喜欢逛小吃街。店铺林立，行人穿梭，忙忙碌碌的店主人一声热情的招呼，品尝美食的顾客惬意的神态，让你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息。

在一家店铺门前的遮阳伞下，摆着刚做出的凉粉，一种熟悉的味道勾起了久违的童年回忆。

夏日的早晨天亮得格外早，母亲扛起锄头去村北的棉花地，我也兴致满满地紧随其后。忙活一上午，母亲招呼我：“今天早点回家，给你们做好吃的！”

小院的土灶前，母亲舀上两瓢清水倒进锅里，然后拿过那个白色细长布袋里的绿豆粉，在瓷碗里量好后倒进水中。我帮母亲烧火。母亲不停地搅拌着。开始的时候，母亲提示我说火要大点，等锅里的面糊开始冒泡，就改用小火熬。

接着，母亲把早就剥好的花生米放在铁锅里翻炒，不一会儿浓浓的香气弥漫开来。母亲把花生米收到案板上，用劲擀成花生碎；再去门前的菜园摘两根顶花带刺的黄瓜，切成细细的丝；捣好蒜末，加上酱油、醋、辣椒，倒入小碗。

中午，二姐、三姐放学回来，母亲招呼我们：“今天吃凉粉！”说着便把白瓷盆里晾凉的东西扣在案板上。淡绿色的凉粉微微透明，看起来诱人的样子。母亲把凉粉切成小块，又将调料一一放进碗里，最后取过窗台上的香油，在每个碗里滴上两滴，香气扑鼻而来。

碗里的凉粉微微颤动着，晶莹剔透，上面碎碎的花生米、绿莹莹的黄瓜丝、红红的辣椒末鲜艳夺目。我和姐姐兴高采烈地端过自己的凉粉扒上一口，一阵凉爽惬意从舌尖传到全身。

看着面前色泽艳丽的凉粉，那年夏天母亲那汗湿的衣衫、温暖的笑容、美味的凉粉如细雨滋润我的心底……

淡味生活

□ 王国梁

母亲做菜越来越咸了。我告诉母亲，吃盐多了不利于健康，尤其是高血压和胃病患者，应该吃得清淡些。可母亲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。她把刚炒的一盘菜端上餐桌，说：“要解馋，酸辣咸，没滋没味的菜咋吃！咱家炒菜一直都咸，也没见吃出什么毛病。”母亲是个“顽固派”，我的话她听不进去。

我找来当医生的朋友，亲口告诉她，老年人吃饭要清淡

些。我还在网上找了两段视频，里面谈到养生知识，强调少吃盐对身体好。母亲终于信服了。

母亲开始尝试“淡味生活”。一开始，父亲和母亲都说饭菜没滋味，不好吃，后来慢慢适应了。母亲说：“把菜做得淡一些，能吃到蔬菜的清香味呢！”我笑着说：“妈，淡味生活的妙处，你慢慢品味吧！”

母亲以前做排骨都是红烧，做出来味道咸香，这种吃法摄入油盐太多。后来母亲

看电视上的美食节目，学到了清炖排骨的做法。几根排骨，再放上些玉米，煲汤来喝。这种做法放盐少，甚至可以不放盐。母亲第一次做清炖排骨就特别成功，父亲一个劲儿夸。我尝了一下，排骨汤清淡，但回味无穷。看来，母亲真的掌握了淡味生活的精髓。

母亲对我说：“现在吃得清淡了，感觉特别舒服。你爸也说最近身体比以前好了！”

如今，荤素搭配、营养全面成了母亲做饭的宗旨。相

比以前，我家的饮食清淡了不少，除了菜的口味变清淡了，大鱼大肉也不再经常“轰炸”，而是更讲究荤素搭配了。这样的淡味生活，全家都喜欢。

那天，母亲做了几道可口的小菜，坐在餐桌前感慨地说：“不光饮食清淡，过日子也得清淡。人们不是总说平平淡淡才是真吗，我觉得真应该这样过。安安静静过平淡的日子，心里舒坦！”不知不觉间，母亲把淡味生活的意义升华了。

征稿启事

“齐迹”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。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，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，比如涉及聊斋文化、鲁商文化、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。

投稿请发邮箱：lzc bfk@126.com。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、开户名、账号，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。请勿登门投稿，谢绝一稿多投。